

玉函山房輯佚書

日耕帖卷十八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六

蔡卞毛詩名物解凱風情也事父母者有之清風韻也贈行人者有之谷風言和而能容不能容則夫婦之道苦而朋友之交絕矣故於風於雅兩見焉極之終風北風尤不可言者也

文選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韓詩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又揚雄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

章句曰將辭也與毛傳將訓且小異

徐氏乾學讀禮通考卷一百一變禮一奔喪首載蓼莪詩云乾學案生不得侍親之終人子之至痛奔喪之禮哭踊無數所以倍於常禮也黃氏勉齋編變禮以是爲首卓有所見予又以蓼莪之詩冠於端以見奔喪之痛切尤至蓋有所自云

戴氏毛鄭詩考正蓼莪首章匪莪伊蒿按莪俗呼爲抱娘蒿可以知詩之取義矣案王磐野菜譜有抱娘蒿題云抱娘蒿結根牢解不散如漆膠君不見

昨朝兒賣客船生兒抱孃哭不肯放語亦悱惻動
人附載于此

晉書王裒傳父修爲司馬文王所誅裒痛父不以命
終絕世不仕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
不反覆流涕門人爲廢蓼莪篇南史顧歡傳早孤
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哭受學者
爲廢蓼莪篇又廊道元水經注沔水西又有孝子
墓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
墳常泣血於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爲泣涕悲不

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三事皆同而
顧歡秦氏事罕見引用

說文罄器中空也引詩餅之罄矣又空空也引詩瓶
之窳矣集韻平聲下十四清率盈切去聲四十六
徑請定切并有窳字引詩同罄字依毛詩窳字存
異文也

餅之罄矣維嚙之恥毛傳餅小而嚙大罄盡也鄭箋
餅小而盡嚙大而盈言爲嚙恥者刺王不使寗分
貧衆恤寡朱子集傳易箋云言餅資於嚙而嚙資

於餅猶父母之與子相依爲命也故餅罄矣乃異
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
生不如死也各自爲義

鮮民之生毛傳鮮寡也戴氏考正按春秋傳葬鮮者
謂不得以壽終爲鮮鮮似少福之意故名無怙恃
曰鮮民翰案鮮卽鄭風終鮮兄弟之鮮舉目無親
獨行孤子孟子所謂如窮人無所歸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釋文引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
可補毛傳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注引韓詩曰夫爲

人父者必懷慈仁愛以畜養其子也似拊我畜我
傳文

集韻平聲上一束儻盥盟說文儻盛器滿貌引詩有
儻盥或作盥盥

聶崇義三禮圖匏爵圖有杜疏匕挑匕凡三圖杜雜
記云杜以桑長三尺注云杜所以載牲體者也喪
祭用桑吉則用棘孔疏引特牲記曰匕也疏匕有
司云雍人合執貳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或
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注云疏匕柄有刻飾

疏云以其言疏是疏通刻之若疏屏之類鄭注疏屏以刻畫雲氣蟲獸此唯畫雲氣通飾其柄舊圖疏匕亦形如飯秉以棘爲之長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其葉通疏皆丹漆之挑匕有司云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酒注于疏匕注云挑謂之敲讀如或春或枕之枕或作挑者秦人語也案桑匕喪祭可用大東篇之棘匕疏匕也挑匕之挑吐彫反又音由挹物用之與棘匕異

荀子宥坐篇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

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敷仞之牆而民不踰也
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
陵遲久矣而能無踰乎引詩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說苑至
公篇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行之於
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
事則不營私事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
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遠仇讎忠於事上仁於利
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存於

今是之謂公引詩周道如砥四句案荀子引詩說
陵遲是刺今周道之不平也說苑引詩說至公是
懷昔周道之蕩平也要是一義韓詩外傳夫一仞
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
今其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
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之迷是以不威厲
而刑措不用也故刑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日新
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
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

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
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
就刑誅也此又因荀子之說而合俾民不迷示我
顯德行及周道如砥六句以暢明其旨可考見漢
師之根據焉鹽鐵論刑德篇引詩周道如砥至言
其明也與韓詩外傳同

後漢書劉陶傳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
睠言作眷然釋文睠又作眷陶傳然字當補

小東大東鄭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朱子集傳易爲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

杼柚其空釋文柚本又作軸段玉裁詩經小學機軸似車軸故同名柚是杼柚字因杼字从木而改軸亦从木非也翰案後漢書劉陶傳杼柚空於公私之求用詩亦作柚蓋古文假借字也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蒼蒼公子行彼周道釋文

佻徒彫反徐又徒了反沈又沈高反韓詩作嬀嬀
往來貌並音排本或作宛非也案宛蓋俗本僞字
毛作佻韓作嬀則作莒者齊魯詩也九歎章句又
引詩契契寤歎契作契亦必用齊魯經本

無浸獲薪毛傳獲艾也鄭箋獲落木名也既伐而析
之以爲薪正義獲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爲木名
某氏曰可爲柸圈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獲音獲
可爲柸器素也陸璣疏云今柳榆也其葉似榆其
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繩索又可爲飭帶其材

人之子謂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
氏穴氏之職案箋改經字義復迂曲難達不如毛
義爲長也

爾雅釋訓阜阜瑁瑁刺素食也某氏注瑁瑁無德而
佩故刺素食也郭璞注引詩瑁瑁佩璲今毛詩作
韞釋文字或作瑁爾雅注案佩璲爲玉作瑁瑁者
近是

跂彼織女毛傳跂隅貌正義引孫毓云織女三星跂
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

隅貌釋文跋說文作岐案說文作歧與跋通作岐
字誤也

文選顏延年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注引韓詩
曰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
曰襄反也與毛傳同鄭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
從旦至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案爾雅釋言襄
駕也又鄭風兩服上襄作襄作駕解各有據箋義
爲長

皖彼牽牛毛傳何鼓謂之牽牛正義何鼓謂之牽牛

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
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何
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
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也翰案罷彙悉遠開元
占經卷六十一北方七宿占牽牛占二引石氏牽
牛六星八度度距中大星先至去極百一十度注
云在黃道內回度又引甘氏曰牽牛上二星主道
路次南一星主關梁次南三星主南越卷六十五
石氏中宮占上何鼓星占二十五引石氏曰何鼓

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注云大星入南斗二十二度太去極八十五度在黃道內二十八度太又引巫咸曰何鼓金官也據此則牽牛河鼓二星明矣牽牛爲北方宿名河鼓列星與牛宿近故爾雅云何鼓謂之牽牛謂度數相近非真以何鼓爲牽牛也

文選陸士龍答兄璣詩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呂延濟注衡軌也軌車後木也牽牛星也箱亦車也兄弟相依當如衡軌而今殊迹牽牛有名不堪服

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此善用大東詩
意

史記天官書司馬貞索隱引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
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蓋大東詩傳文也與毛
傳合劉彝七經中義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
夕在西所以終日之長

韓詩外傳引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言有其位無其事也施士可說詩不
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義亦相近毛傳挹斟

也禮部韻略引何允毛詩隱義云剡容四升

維北有斗釋文斗沈音主案易豐卦日中見斗釋文
當作見主周官鬯人大喪之大泔設斗注斗所以
沃尸也釋文依注音主此沈重之所本也

呂氏讀詩記引韓詩云四月歎征役也當是韓詩序
文

陳際泰五經讀天有四時而春德在木其政仁四月
之篇春獨闕焉詩人之微旨也案詩人亦未必作
意如此當時所見滿目皆愁慘之氣自詠不到惠

風和暢也

百卉俱腓釋文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案文選謝靈運人日從朱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李善注引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腓音肥毛萇曰疝病也今本作腓字非李注較釋文爲詳據此則毛本作疝韓詩乃作腓耳陸所見本與今注疏本同作腓六朝人變亂之耳

文選潘安仁關中詩亂離斯瘼日月其稔李善注引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又引

毛詩曰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此既引韓詩
宜爲莫字謂潘詩語句用韓詩當從韓作莫也而
任彥昇爲范尙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亦用亂離
斯瘼語李善注引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
君曰瘼散也引毛詩經文却用韓詩章句而又以
瘼字屬薛意仍欲以毛說韓之不同也考說苑政
理篇引詩亂離斯瘼矣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
者也正與潘詩任表用詩語同劉向世傳魯詩蓋
魯詩作亂離斯瘼韓詩作亂離斯莫也孔子家語

引詩亂罹瘼矣奚其適歸上句與說苑異而爰亦
作奚朱子集傳依用之也又春秋左傳宣十二年
傳引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杜預注爰於也言禍
亂憂病於何所歸乎王安石新經義解此二句云
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
所出矣較杜說爲得其旨王伯厚以介甫之人因
錄其說於困學紀聞而又論之曰噫宣靖之際其
言驗矣而兆亂者誰與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
之謂也

林若燕詩談說侯栗侯梅據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
花梅侯梅晉宮闕記云華林桃園侯桃三株白桃
三株以爲侯非雜義案此說亦有據但引尙疎漏
西京雜記載上林苑栗四有侯栗榛栗瑰栗暉陽
栗初學記引晉宮闕名華林園中栗一株侯栗六
株此正侯栗之證何故不引而引侯桃以證栗乎
廢爲殘賊毛傳廢伏也鄭箋言大於惡正義說文云
伏習也恒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大與鄭
不同釋文廢如字一音發伏時世反下同又一本

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列女傳卷八引廢爲殘賊
莫知其尤言怙於惡不知其爲過韓詩外傳引詩
曰善爲政者循性情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
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
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乖陽使未逆本使人
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
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勁傷德其靜亡救
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說義皆精可與毛詩相發明

說文解字鳥部鵀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鵀匪鵀。段氏玉裁據此云：今詩鴉爲鵀之譌，鳶爲鵀之譌。案釋文敦字或作驚，知唐時本鵀字尙未譌。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注引韓詩曰：翰飛厲天。薛君曰：厲附也。與毛詩戾字異。

呂氏春秋慎人篇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王應麟困學紀聞引此疑與咸邱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毛傳賢勞也。戴氏考正按賢

之本義多也从貝取聲此與禮投壺射某賢於某若干純之賢皆用本義孟子說此詩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謂從事獨多人逸己勞如詩之後三章所云是也增成勞字明作詩之志以勞不得養父母而爲此言非以勞釋賢箋就才說尤失之說文解字騁馬盛也引詩四牡騁騁又駉馬盛肥也引詩四牡駉駉皆毛詩彭彭之異文

顏師古匡謬正俗北山篇云或不知叫號從上及下句句叶韻叫號者猶言喧呼自恣耳非必要號吽

之號毛傳云叫呼號召也而徐仙乃音號爲呼到反今讀者遵之亦甚非也案徐音釋文不載而有號戶報反語蓋遵徐邈音者爲之

荀子大略篇引詩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晉王導譏庾亮曰元規塵汗人用此意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注陸士龍答張士然詩注謝惠連西陵遇雨獻康樂詩注並引韓詩曰眷眷懷顧眈眈作眷眷與毛詩吳王仲宣從軍詩注引韓詩曰眷眷懷歸涉下懷歸而誤也

日月方除毛傳除除陳生新也鄭箋四月爲除正義
四月謂除釋天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
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
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
也釋文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案爾雅作余不
作除李巡孫注亦作舒義解不作除義解也鄭氏
未知何據正義以李孫之解當鄭義終嫌傳合

韓詩外傳一說齊桓伐山戎過燕事引詩曰靖恭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一說韶用干戚

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違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
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
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引
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又
說苑貴德篇亦載韓詩外傳首節引詩靖共並作
靖恭文選陸士龍答兄機詩注引毛詩念彼恭人
共亦作恭則共恭古今字也

漢書董仲舒傳詔曰詩不云序嗟爾君子無常安息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今毛詩當作恒漢詔引詩本

之三家也

鼓鐘正義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以爲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王應麟玉海引爲韓詩

其德不猶毛傳猶若也鄭箋猶當作痡痡病也案鄭以不猶與斯干無相猶矣同作痡改經字俱不安當从毛訓

後漢書陳禪傳注引韓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儻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有可以仰雅者

以其人聲音及籥不脗差也文選左太冲魏都賦
注引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
大廣被之所及亦鼓鐘傳也毛傳鄭箋說義與韓
略同鄭樵六經輿論引劉炫毛詩述義云南如一
南之南朱子從之

黃氏日抄諸家多謂楚茨抽棘之場卽自昔我藝黍
稷之地蓋主序文傷今思古之說然此詩與信彼
南山等篇始終皆美豐祭祀之盛無一毫幾微不
滿之意不應篇首一語獨歎田萊之荒而其後無

語相應也又引毛鄭雪山岷隄五家說以抽乃
抽去之抽非抽出之抽謂篇首二語非傷今思古
翰藻抽卽訓去謂以人力抽之如言刈其楚語意
非物之抽而自昔二字明明是通篇眼自言昔正
以見今之不然也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
序並以爲刺幽王依詩次當然也君子傷今思古
而不露諷刺之意善寫小雅之怨悱矣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荇蒺藜也引詩楚楚者荇洪興
祖楚辭補注今詩荇作茨荇音荇爾雅亦作茨布

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易據于疾藜言其凶
傷詩牆有茨以刺梗穢然則詩本作賚毛作茨者
古文也

說文解字執種也从壘夙持而種之引詩我執黍稷
案執是古文字

我庚維億毛傳露積曰庚正義周語曰野有庚積韋
昭引唐尙書云十六斗曰庚昭謂此語露積穀也
引詩曾孫之庚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爲說也案說
文解字庚水槽倉也一曰倉無屋耳劉熙釋名庚

裕也言盈裕也露積之言也盈裕不可稱受所以
露積之也史記文帝紀發倉庾裴駟集解在邑曰
倉在野曰庾皆是說野積也斛量名周禮考工記
陶人庾實二斛庾爲斛字之假借也

顏師古匡謬正俗楚茨篇以享以祀鄭箋云享獻也
又信南山篇享于祖考大田詩亦云以享以祀其
義並同此自可曉而徐仙並音享爲許亮反未審
其意楚茨又云祖賚孝孫毛傳賚予也徐仙音賚
爲來亦所未詳案釋文於享字賚字並載徐音集

韻去聲四十一漾許亮反有享字云薦也詩享于
祖考徐邈讀平聲上十六哈郎才切有賚字與也
尙書夢帝賚予良弼徐邈讀或書作賕引據徐邈
則徐前無此音孤說無憑今世不行久矣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傳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
齊于罔鄭箋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
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
者正義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其其牛牲之牙注云
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

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
於于就于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
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對
耳案鄭易傳頗合於事次

說文解字繫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引詩祝祭于繫
集韻平聲下十二庚祭禮昉哺橫切通作隄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毛傳皇大保安也鄭箋皇睢也
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睢之其鬼神
夕安而享其祭祀正義引孫毓云孝經稱宗廟教

敬鬼神者矣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饗親
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
安來爲義箋說爲長案禮記少儀齊齊皇皇鄭注
皇讀如歸往之往魯頌烝烝皇皇箋皇皇當作睢
睢猶往往也皆以皇爲往考說文皇本从自始也
徐錯曰自從也故爲始也今省作白皇字从自爲
始具有往義鄭說非無本但不當直以皇爲睢耳
執爨踏踏毛傳爨蹇蹇蹇蹇蹇蹇正義以祭祀之禮蹇蹇
以燂肉廩蹇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二蹇也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爨炊竈也引詩執爨蹠蹠不
及毛傳之賅備

爲豆孔庶毛傳庶庶羞也鄭箋庶胙也祭祀之禮后
夫人主共遵豆必取肉物肥胙美者也正義庶胙
也釋言文舍人曰庶衆也胙多也孫炎曰庶豐多
也釋文胙字又作侈案今爾雅正作侈郭璞注庶
者衆多爲奢侈正義引舍人胙多也或健爲爾雅
本作胙鄭據爲說乎

荀子脩身篇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

禮則不寧又禮論篇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並引詩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其立言有大醇而無小疵矣

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引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毛詩作苾義同

既匡既救釋文出筐字云本亦作匡今注疏本正作匡案鄭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是鄭本毛詩作筐也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以正訓匡當由王肅改也

杜佑通典引白虎通詩云神具醉正皇尸載起祭所
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
仰視椽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
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飲食欣
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此說深得聖人制
禮本意

高胡瓊讀詩略記楚茨詩次第與禮相合祝祭于廟

廟門

是初入祭求神之時特牲索祭于廟是也

爾牛羊

絜度也牛羊剝內饗亭鼎人肆陳也外將之色純角正剝之事亭之事肆養之事

奉持而進之也可
徒小子之類之事
是既灌迎牲之時
特牲用牲于

庭升首于室是也
妥侑者

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侑飭也

是迎尸

以入拜坐之時
特牲尸始入祝謂主人拜妥尸使

安坐是也
肝從者主人初獻之時
特牲主人洗爵

獻尸是也
膾從者主婦亞獻之時
特牲主婦獻尸

是也
獻酬交錯是賓三獻以後
獻酬之時
特牲賓

三獻畢主人遂酬以獻賓是也
孔熯

筋力竭也

不愆是

三獻後之時
少牢皇尸命工致祝致多福于汝
孝

孫是也
禮儀既備
鐘鼓既戒
是飲福以後而孝孫

往阼階聽祝致告成是也少牢主人出立于阼階
西面祝出西階東面而告禮成是也廢徹是送尸
以後徹饌之時儀禮尸徂而佐食徹之是也燕私
則徹饌以後既歸賓徂之時儀禮主人阼徂籩豆
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毛傳甸治也鄭箋禹治而邱甸
之傳訓其義鄭指其事正義引孫毓云禹平水土
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邱甸其田也是井
邑邱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

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比邱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爲內亦邱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萊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旣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邱甸之也翰案禹貢有甸服猶可爲禹甸之

明證

响响原隰釋文响音勺又作响蘇遵反又音旬壘辟
貌集韻去聲三十二霰堂練切帶塞田貌鄭康成
曰帶帶原隰案此音釋文失載

說文解字漫澤多也引詩既漫既澁案漫本字優假
借字也

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
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
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

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婚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漢書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漢志所述與韓詩外傳略同唯言六尺爲步與禮記王制周尺八尺爲步不合史記秦始皇本紀數以六爲紀六尺爲步司馬貞索隱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爲步非獨秦制又王制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步之尺數亦不同翰案王制所云古者周尺八尺爲步此古法也今以六尺四寸爲步後人之變法也管子司馬法並言六尺爲步則變法自齊始矣後來尺數復因六尺而加四寸觀

王制以東田較尺數可爲齊變法之證秦始皇改
周尺去後加之四寸仍定以六尺爲步漢人因之
班志食貨蓋準漢法言之也

中田有廬廡場有瓜瓠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
稅正義編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
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
以時斂而藏之以祭祀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
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下自令
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

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蒞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主冲遠真善會鄭氏之意幹案春秋穀梁傳宣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爲居井窳蔥韭盡取焉民之蔥韭給於公田君之瓜蒞出於稅獻亦見上下相親愛之義

說文解字臄牛腸脂也引詩取其血臄集韻平聲下

三蕭滕管二字同

甫田正義引食貨志餘二十畝爲廬舍謂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又謂何休之法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朱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田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

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謂此皆諸儒之謬翰案詩明言中田有廬中田知在公田中也曰有廬知八家皆有之也孟子言五畝之宅朱子據此謂二畝半在田又據上入執宮功謂二畝半在邑田廬之數以八家計之合得二畝半也公田中除二十畝以爲民廬舍此正先王厚民之意田廬自在公田豈得歸私除田廬二十畝外八家各得治公田十畝此卽同

養公田卽使八家共治此田而一家應治公田之數亦正十畝耳安見諸儒之謬鄭意只是謂公田百畝八家私田各百畝與什一九一合耳不知除廬舍二十畝外家有私田百畝各治公田十畝此更於什一九一無毫釐之偏枯先儒之說師承自遠不可並謂之謬也又讀禮疑圖云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止有八十畝則制祿之時又割別井之田以足百畝之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已處農民亦有不便蓋食力之小人就田斯可

以治農業若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猶以搬運爲煩而况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此則沿正義而強爲辯說者也古者制祿只以粟計其受采田者自合依公田在君之制何勞割別井以足之耶邑居不必定國都城邑只就近田家村落合四井之地自成一邑今雖井田已廢農田無復廬舍而耕者每於田間自治窠舖與耕作實便豈謂煩勞耶今巴蜀之民佃田於陝者每攜婦子春來佃所冬歸其家千里跋涉

習以爲常豈由郊入邑而謂以搬運之煩爲苛政耶古人制禮多委曲煩重之數皆謀久遠豈可輕議其後哉

倬彼甫田釋文倬陟角反韓詩作蒟音同蒟卓也案爾雅簡筍阪匪將業蓆大也郭璞注蒟義未聞邢昺疏引顧氏云都角切說文云草大也韓詩云蒟彼甫田爾雅釋文引孫都耗反音又不同顧野王玉篇草部蒟字引韓詩作蒟說文蒟艸大也此從竹誤也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毛傳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鄭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云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有大田者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

豐正義引之以爲此皆毛說也案毛說視鄭爲得
詩旨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毛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鄭箋
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
使民愛存新穀鄭易傳者據地官旅師凡用粟春
頒而秋斂之案管子輕重篇引神農數無食者予
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此法已古今世常平倉出易
穀麥卽其事也

漢書食貨志引詩或芸或芋黍稷隄隄芸除草也芋

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凝凝而盛也耘作芸耨作芋訓義與毛傳除草雖本同

葉時禮經會元云周人待農無異於待士故躋彼公堂卽前日穫稻之子烝我鬻士卽平日耘耨之夫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與農亦不分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止儗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鄭箋曾孫謂成王也據讀當爲饒饒饒

饋也田畷司畜今之畜夫也喜讀爲饒饒酒食也
成王來出謂出觀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
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畷者設饋以勸之司畜
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饗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
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
畷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
畷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
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又云婦人無闕外
之事又帝王乃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爲

惠不普元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
弟不踰閭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
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人自隨而云使知稼
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幽風同
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遠於
其事婦子俱饁也田畯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
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饁左右而
親爲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正義引之云皆以鄭
說爲短而又以王肅孫毓爲不然極爲鄭氏圓成

案鄭說上下相愛之義固爲深摯但改經字以就其說終涉於曲且稱王后世子爲婦子亦非辭與周頌有嗷其饁有依其上思媚其婦逆不去

范處義逸齋詩補傳甫田省耕也大田省斂也以方以社口以我齊明以享以祀曰與其黍稷皆先王成民而致力於神者也

爾雅釋詁剡剡利也郭璞注引詩以我剡耜楚詞橘頌王逸章句剡利也亦引詩以我剡耜與爾雅合毛詩作覃假借字也集韻平聲下二十四鹽余廉

反覃利也詩以我覃耜徐邈讀

似載南畝鄭箋似讀爲熾載讀爲消菜之苗時至民
以其利耜熾苗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
苗集韻去聲七志收似字引詩鄭康成讀案鄭以
經之字訓義迂曲正義引王肅以似爲始載爲事
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明暢實勝箋說之
意毛奇齡毛詩寫官記雅頌言似載南畝者三大
田曰覃耜載芟曰略耜良耜曰畎畎良耜皆以修
耜爲急何也未耜不利何以始事於耕且懼失農

時也

說文解字蛾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蛾引詩去其
螟蟻今毛詩作騰

秉畀炎火釋文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投也韓
意當謂四蟲之害投畀炎火以此卜神意如相告
語故訓卜爲投也唐書姚崇傳請遣捕蝗疏臣聞
秉彼蠹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
農桑去彼螟蟻以及蠹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
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教其地必不憚於勤請夜

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賊不勝者
特火不用命耳此實以火焚之善達詩人之用今
捕蝗者多用其法

呂氏春秋務本篇引詩云有暍淒淒興雲祁祁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高誘注暍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
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
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後及私也
漢書食貨志引詩有暍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以爲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案高

誘習諱詩班氏世傳齊詩澣或作唵或作醜萋萋
並作淒淒與雨並作興雲與毛詩不同說文解字
引詩亦作淒淒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興雲當作興
雨以班孟堅靈臺詩邠邠甘雨爲證釋文亦云興
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錢氏漢書考異據韓奕
篇邠邠如雲謂經師傳授有異非轉寫之譌段氏
詩經小學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雨無有言興雨
者與雲邠邠雨我公田猶白華詩英英白雲露彼
菅茅語意正相似盧文弨釋文攷證案鹽鐵論水

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引詩作興雨顏之推引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亦以興雨爲是近人頗疑雨不當言興然楚辭天問云屏號起雨起卽興也詩之言興正承有滄而言耳翰案三家詩與毛異者甚多各明一義可也釋文出祁祁是毛詩舊本今注疏本作祈祈後人所改

鍾懷啟崖考古錄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

楚什一獨不得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其籍
孟之末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
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
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

儀禮聘禮四秉曰筥鄭注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筥
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引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呂氏家塾讀詩記引
崔靈恩集注不斂筥筥音穧用鄭氏禮注也案說
文解字穧穫刈也一曰撮也正義穧者禾之鋪而

未束者與說文合

韓詩外傳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
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
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
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
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
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桓寬鹽鐵論錯幣篇亦引此三句云言不盡物也
白虎通爵篇世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

也故詩云韎韐有奭謂世子始行也韎是詩本字
毛詩作奭古文假借也

鞞琫有珌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者天子
玉琫而珌珌諸侯玃琫而璆珌大夫鏐琫而鏐珌
士琕琫而珌珌戴氏考正按傳內珌字凡六見皆
當作鞞又引許氏說文珌佩刀下飾蓋其所見毛
詩與今本同又引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室口之
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珌謂所據以正說文又引篤
公劉傳下曰琕上曰琫謂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珌

字乃傳寫致譌無疑案毛傳天子四語蓋引古逸禮之文許氏說文秘佩刀下飾亦是引用古說而隱與毛合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琕刀鞞在琕下故云下不言下飾自與此之六秘字言飾者不同劉熙釋名多好臆說韋昭嘗作辯釋名以駁之未可孤據以正毛許也釋文秘字又作璅賓一反釋名刀室曰劓卽是說鞞下末之飾或是璅字乎

荀子不苟篇引詩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說苑修

文篇亦引詩四語引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可也與
荀子說義合當是魯傳新序雜事一引詩唯其有
之是以似之維作唯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三引詩交交桑扈有鶯其羽
詩義疏曰或說有鶯其羽言雖小鳥其鶯然有文
章隋志載毛詩義疏凡七部一題舒瑗一題蕭歸
五部不著姓名

君子樂胥毛傳胥皆也鄭箋胥有才知之名也鄭志
答冷剛云須才知之稱又屈原之妹以爲名是胥

爲才知之士胥須古今字周禮天官胥十有二人
鄭注胥讀爲譖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此箋則當讀
爲譖要是改經立異耳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毛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
也不那那也戴氏考正按古字丕通作不大也又
凡詩中不顯不承不時不寧不康皆當讀爲丕詩
之不顯不承卽書之丕顯丕承也書立政篇丕丕
基漢石經作不不其此解極確當

兕觥其觥釋文觥本或作斛案說文引詩兕觥其斛

釋文於觥字漏引

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引詩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韓作畢今字毛作畢古字通也

戠其左翼鄭箋戠斂也釋文引韓詩云捷也捷其喙
於左也案爾雅釋詁際接翼捷也韓訓捷當是接
續謂喙之接翼而在左也

摧之秣之毛傳摧莖也鄭箋摧今莖字也釋文莖采
卧反韓詩云委也委紆僞反猶食也陸於莖下引
韓詩是韓經作莖字毛鄭皆從韓爲義

實維何期釋文何期本亦作何其其音基辭也王如
字據此則古本毛詩作其鄭箋訓爲辭王肅改爲
期作期時解矣

呂氏春秋精通篇高誘注引詩曰葛與女羅施于松
上與毛詩乖別

先集維霰釋文霰字作覓爾雅釋天雨覓爲霄釋文
覓本或作霰舊本釋文譌作覓注疏本所載釋文
作覓是也文選謝惠連雪賦引韓詩曰先集維霰
薛君曰霰霰也音英毛傳霰暴雪也說文解字霰

稷雪也陸佃埤雅問俗謂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
所謂稷雪義蓋如此今名漉雪亦名溼雪

春秋左傳昭二十五年昭子賦車轄杜預注詩小雅
周人思得賢女釋文轄本又作輦則轄輦二字古
通用也

楚辭大招王逸章句引詩云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
自娛樂也案今昔謂自昨昔至今日較今夕義深
列女傳卷八引詩云展彼碩女令德來教蓋毛詩作
辰魯詩作展語意當猶展矣君子之展訓信也

高山仰止釋文本或作仰之禮記表記釋文亦云或
作仰之案史記三王世家引正作高山仰之說文
解字引作高山仰止鹽鐵論執務篇引詩云求之
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
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杭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
也行止作杭止所據經本與毛異

以慰我心毛傳慰安也正義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
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
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

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
綵末句獨見哀如爲恨蕭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
慰安也釋文慰怨也於願反王巾爲怨恨之義韓
詩作以愠我心愠悲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
馬昭張融論之矣據此則毛傳本作怨或取馬季
常說改之定本就用之也

朱善詩解頤鹿鳴棠棣伐木僅燕羣臣兄弟朋友之
詩而夫婦獨缺仲尼錄車犖所以補正小雅之缺
也

青蠅序大夫刺幽王也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
說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
言國學紀聞引而非之曰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
乎翰案此蓋本之三家

說文解字言部營小聲也引詩營營青蠅又爻部樊
字通部蠅字引與今詩同

說文解字林蕃也引詩營營青蠅止于林史記滑稽
列傳引詩營營青蠅止于蕃樊作林作蕃皆三家
經本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營營青蠅云青蠅

變白使黑變黑使白以喻譏與毛傳義同

漢書敘傳充躬罔極交亂宏顏師古引詩譏言罔極交亂四國人作言顏監或據別本也

構我二人鄭箋構合也釋文構古豆反韓詩構亂也今注疏本載釋文脫此條

賓之初筵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後漢書孔融傳衛武之初筵章懷太子注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

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
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朱子集傳從韓詩義

殺核維旅釋文出肴核今注疏本作殺發彼有勺云
本亦作的同今注疏本作有的皆非舊本

集韻去聲二十廢放吠切發發矢也詩獻爾發功徐
邈此音今所不用

呂氏家塾讀詩記引崔氏集注以祈爾爵一章爲大
射以奏爾時二章爲燕射

賓載手仇毛傳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鄭箋仇讀曰

斟釋文斟音俱謂挹取酒鄭說亦與禮合但改經
字不及毛義之安

威儀反反釋文韓詩作𠵽𠵽音蒲板反善貌與毛詩
反反傳訓重慎義不甚遠賈昌朝羣經音辨鄭音
反蒲板反蓋與韓同

說文解字必威儀也引詩威儀忸忸與毛詩必必訓
媠媠不同

說文解字做醉舞貌引詩屢舞做做不能自正也用
毛詩義又媠婦人小物也引詩屢舞媠媠存三家

異義也

屢舞僊僊釋文屢本作婁據此則古本屢當作婁屢
婁古通用

說苑反質篇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
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僊僊言失容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
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下其
日未卜其夜公曰善此說詩義甚古

式勿從謂鄭箋式讀曰慝釋文式引徐云毛如字又

云用也正義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
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殺鄭箋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
無角之殺羊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正義教之猶
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
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殺羊脅其無然之物
欲使息也說義迂曲翰案俾出童殺指醉語說詩
人意謂彼醉者不善之態不醉者反代恥之惟用
勿從彼而謂使之肆其醉狀至於過怠蓋匪言者

勿言匪由者勿語禮之常也若由彼醉之言信口
說出童殺必無之物是從謂者使之然也諺誕若
此詎弗太怠而可恥尤甚哉末二句乃指其醉狀
正言以規之曰若人者三爵之後人事全不識矣
况敢與之多飲與之又飲乎結醒通篇諷刺之意
說文解字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
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太平御覽
陸佃埤雅並引周蒙續崔豹古今注九月雀入水
不則淫泆酒善使人淫泆故一升曰爵所以戒也

亦取其為節足所以戒荒淫之飲二說深得古人制字本義

黃氏曰抄魚藻詩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一同因詩序以為刺幽王將不能以自樂諸家強以愁歎之詞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傷今之不然爾至嚴華谷乃就本文造意生說謂在藻為淺水而魚失其所依蒲為近岸而愈失其所三味此詩初無此意下采菽詩亦初不見其為刺翰棠華谷說固深曲然此詩節短音長

兩玩首章疊在在二字思古之懷深矣困學紀聞
引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
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而不以爲刺
翰案國語單襄公聘於宋假道於陳篇亟引先王
之教及夏令時倣周制周之秩官先王之令皆典
章法制摘取其詞何嘗有諷刺意其實爲陳國道
弗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在塗而發也

釋文豈樂本亦作愷初學記卷二十六引詩作愷樂
飲酒則唐初本豈或作愷也

晉盤庚正義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貞素隱并引樊
光爾雅注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釋
爾雅賁大之義今爾雅作墳魚藻正義釋詁云墳
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釋文頌韓詩云衆貌
蓋似取分散之義不與毛大首訓同也

有那其居鄭箋那安貌釋文王多也謂王肅訓多爲
毛補傳正義不之引

采菽釋文本亦作叔案春秋左傳昭十七年國語晉
語引詩並作采叔

白虎通攷黜篇引詩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
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袞及黼予並作與又芾冕
篇引詩赤紕在股芾作紕並與今詩異

元袞及黼釋文黼音斧徐又音補集韻上聲九喚匪
父切黼黼引說文白與黑相次文或作黼又十姥
彼五切有黼字引方袞及黼徐邈讀本釋文也方
字似元字之誤

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傲不隱不替謹順其身引詩匪
交匪紆天子所予今毛詩作彼交匪紆荀引詩作

匪交與下紵字例視不作交接解也

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釋文韓詩作便便云閒
雅之貌正義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
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案史記五帝本紀便章百
姓便程東作便在伏物平皆作便亦古今字但韓
訓閒雅爲異左傳襄十一年引詩云樂旨君子殷
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
從只作旨平平又作便蕃杜預注便蕃數也此則
就文解之又不與毛韓同荀子儒效篇引詩平平

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毛訓辯
治卽苟義也

紼纒維之釋文纒韓詩云笮也笮音才各反文選顏
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韓詩曰纒繫
也兩引不同釋文多引薛君章句文選引者韓詩
內傳也

福祿脰之毛傳脰厚也釋文韓詩作臄注同案爾雅
釋詁惇臄臄仍臄埤竺腹厚也同韓作臄邢
昺疏引節南山天子是毗采菽福祿脰之云臄

脍音義同

說文解字解川角低仰便也引詩解解角弓釋文駢
駢說文作弣弣今說文弓部弣字下不引詩以陸
氏所引知舊本說文當引詩云弣弣角弓今本脫
耳

民胥倣矣白虎通立教篇引詩爾之教矣民斯倣矣
王符潜夫論班祿篇引詩爾之教之民斯效矣皆
與毛詩異

禮記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

陸以和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
相爲瘡又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在
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
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曾不讓至
於已斯亡此皆用本詩義荀子儒效篇比周而譽
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亦
引人之無良四句韓詩外傳善御者不忘其馬善
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
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之子或殺父而况

天下乎引詩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又曰有君不能
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
能敬有弟欲其從令引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
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精至語不減記文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云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
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則述魯詩敘義兼言幽厲與毛詩序父兄刺幽王
可以參考

如食宜餽釋文宜如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

據陸則毛詩別本亦有同韓詩作儀者案劉熙釋
名儀宜也得事宜也宜儀二字古可通用儀訓我
於古無據或假借爲名乎

初學記卷二十九引毛詩草蟲經猱獼猴也楚人謂
之沐猴老者爲獼猴獼猴駿捷也其鳴噉噉而悲
案此與正義所引陸璣疏略相似或六朝人增刪
陸疏爲之

母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毛傳塗泥附著也鄭箋毋禁
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

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
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
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
之意正義引孫語而於釋傳引王肅云教猱升木
必也如以塗之必著說亦未能顯亮朱子集傳言
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
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如詩
人新脫於口正義引說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象有
好之者言止其好而稱毋故毋爲禁辭說毋字極

精鑿集韻去聲五十候乃豆切狻猊類詩無教猱
升木沈重讀今韻書去聲不載此字

見睨曰消釋文見韓詩作嚙音於見反云嚙見日出
也曰韓詩作聿劉向同案韓詩外傳卷六引詩雨
雪漉漉見睨聿消曰作聿見字仍同今詩後人順
毛改之荀子非相篇引詩雨雪漉漉宴然聿消莫
肯下隧式居屨驕曰亦作聿而見睨作宴然遺作
隧婁作屨又與毛韓詩不同莫肯下遺鄭箋遺讀
曰隨改經字又異

韓詩外傳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黨憂詩曰如蠻
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玩其引詩之義似此
刺君側之小人非指王也

白居易六帖卷一百引詩有苑者柳案釋文苑徐於
阮反正作苑音似仙民所據本亦作苑柳也

戰國策荀卿謝春中君書引詩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今詩作上帝甚蹈也作焉朱子集傳蹈當作神據
戰國策也鄭箋蹈讀曰悼不如集傳之有據釋元
應一切經音義卷五引韓詩上帝甚陶陶變也案

變動不常義亦與神字合

俾子靖之後予極焉釋文俾本作卑極鄭音棘誅也
案古俾使之俾多作卑俾卑三字可通用極誅之
極古亦有作極者書洪範鯀則極死釋文極本或
作極然未若毛如字訓至不改字之爲得也

郝敬詩經原解云蓼蕭湛露天子所以答諸侯雅之
正采菽菀柳幽王所以失諸侯雅之變

禮記緇衣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
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鄭注此詩毛詩有之

三家則亡春秋左傳襄十四年引詩曰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忠也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
詩正義今韓詩實無此章三家於學官毛詩不得
立故服虔以爲逸行歸于周毛傳周忠信也杜預
左傳注同朱子集傳周鎬京也不用舊說

謂之尹吉毛傳尹正也鄭箋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
室昏姻之舊姓也正義引王肅正而吉也易繫辭
云吉人之辭寡又引孫毓云尹氏姑氏衰世舊姓
豈必能賢以爲按篇義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

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案左傳宣三年鄭石
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則以姑
爲吉古有其說矣

垂帶而厲毛傳厲帶之垂者鄭箋厲字當作裂正義
據紀子帛名裂繻爲證皆迂曲不若毛如字讀

李光地詩所說采綠篇云此蓋刺人之欲有爲而不
敏於事者故言終朝所采無幾而借言歸沐而不
繼矣或期以五日而采盡至於六日猶不見其來
矣狩則張其弓而不張釣則視其繩而不下問所

欲釣則魴鱖也然薄言觀之而已未嘗一施餌焉
則亦所爲臨淵羨魚者耳說極新異而有理可與
困學紀聞說甫田末章有悟於學之漸進作一反

對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菘王芻也引詩終朝采綠此與
衛風綠竹猗猗大學引作菘竹者同

薄言觀者釋文觀韓詩作覲案覲與鱖叶韻者語解
鄭箋觀多也正義俗本作觀覲誤也定本集注並
作多案觀字古無訓多者鄭從張恭祖受韓詩故

用韓詩觀字訓毛詩觀字定本集注以鄭箋云其
多者耳改觀爲多而正義反以作觀者爲俗本殊
失深攷

荀子富國篇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引詩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與孟子
勞心勞力義合說苑達本篇夫本不正者未必倚
始不盛者終必衰引詩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與論
語本立道生義合

古文孝經引詩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忠心藏之何日

忘之中心作忠。心孔安國傳。遺不謂矣。言謂之也。君子心誠愛其心。則遠乎不以善事終之也。君子
忠心實善。則何得妄謂其上乎。言每欲語之也。此
以忠心爲解。安國爲申公弟子。本師說也。鄭箋說
心善。又引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忠愛對說。亦參用魯詩義也。釋文藏。鄭才郎反。賈
冒朝羣經音辨。藏。鄭音臧。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欲
諫。不欲陳。引詩心乎愛矣。取不謂矣。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鄭注。環之言胡也。謂猶告也。以記爲諫。君

引詩故特注謂字遐作瑕假借字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六引毛詩題綱曰白華野菅
草也其性柔韌堪用取此白華而將白茅束之喻
申后被褻姒所代惡人蒙善好人見棄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毛傳白雲貌露亦有雲釋文英
英韓詩作泱泱同鄭樵詩辨妄謂露彼菅茅非雨
露之露其說亦異

說文解字沈水流貌引詩沈沈北流又烜察也引詩
印烜于熤皆與毛詩不同

覩我邁邁釋文邁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乎吠反
又孚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
怒也案許氏說文敘稱詩用毛氏而所引多取三
家以存異文此其一證也

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引韓詩曰綿蠻黃鳥薛君
曰綿蠻文貌又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
毛詩綿蠻黃鳥薛君注同毛傳絲蠻小鳥貌皆不
訓爲聲音也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

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口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與孟子合

有兔斯首鄭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兔之小者也正義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頭兔耳而於鄭斯白引宣二年左傳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以爲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終是曲爲之解

漸漸之石釋文漸漸土銜反沈時銜反亦作漸漸汲
古閣注疏本載釋文譌作漸漸日本足利學本又
作漸漸

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毛傳沒盡也鄭箋廣潤之處何
時其可盡沒正義說毛傳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
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集傳用
毛說案盛宏之荆川記載宜都西南峽黃牛山紆
回塗徑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曰朝發黃牛暮發
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正從此二句脫出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毛傳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陸
佃俾雅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涉
水波也橫渠詩說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
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朱子集
傳用張子說鄭箋謂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
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糞牧
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楚之人勇悍
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恐詩人無此義鄭樵詩
辨妄又以有豕白蹄爲江豚之豕亦嫌傳會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引詩月離于畢俾滂池矣作
池古字通用埤雅釋天書曰卿士惟月庶民惟星
言卿士之證月是也庶民之證星是也月之好惡
從星而已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日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此之謂矣蓋久役於外則天下幸亂卿
士下比於民莫肯念難適能使滋大而已故是詩
以刺之

茗之華釋文茗音條徐音韶集韻平聲下四宵時饒
切茗芳草名詩茗之華徐邈讀此音今所不用

毛傳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
集傳改爲羊疇則首大留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
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凋耗如此初學記
卷二十九白帖卷一引詩並作三星在需釋文亦
云在留本又作需釐婦符也需爲假借字或古本
乎

有棧之車毛傳棧車役車也鄭箋棧車輦者正義引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
輜輦車一斧一斤一鑿一種一鋤周輦加二板二

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又引春官巾車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知非巾車之棧車也案詩言有棧是狀車之貌非謂棧車也